

如何让身体既是媒介又是语言——解读曹雨的几件作品
黄笃

最近,在中央美术学院研究生毕业展上,曹雨的行为/录像作品《泉》(单频高清录像,彩色,无声,11'10",2015)引起了观者的极大注意和兴趣。她的作品并不是什么大制作,而只是在展墙上竖挂着一台高清视频,反复循环播放着这样一幅动态画面——她用力挤捏着如两座山峰般的双乳房,纯白色的乳汁喷射而出,像喷泉一样向上喷射出来,然后滴落在身体上,饱满的乳房被慢慢挤压的变得干瘪,直至将乳房挤空为止。在她的作品中看不到任何语境及宏大叙事的痕迹,但她显然以新的方法论对艺术及意义发出诘问,涉及身体与自我、媒介的扩展性与语言的作用、理性判断与意识现象、艺术经验与观者体验等等。她以身体作为工具,以此揭示(身体)媒介与艺术、艺术与语言、语言与经验的关系。正如她所说的那样,“我将自己的乳汁变成雕塑的材料,而身体则成为孕育和喷射乳汁的容器”。(见曹雨陈述)。因此,身体彰显了这样的纯粹意义:既是媒介又是语言。

如果将曹雨的《泉》与布鲁斯·瑙曼(Bruce Nauman)的作品《喷泉自画像》(*Self-Portrait as Fountain*)比较,我们会发现她的作品是在对“模仿”与“模仿之后”或“挪用”与“挪用之后”的艺术重构。众所周知,喷泉在传统绘画或城市雕塑中具有非凡的象征意义。布鲁斯·瑙曼在1966年的摄影《喷泉自画像》中让自己化作喷泉从嘴中射出水柱,这显然是对杜尚作品《泉》的一种反思,也是一种延展,艺术家将自己的身体作为媒介/材料加以运用和转化。与此同时,布鲁斯·瑙曼在观察当时所发生的艺术时却发现,很多艺术家在其作品中注重思考怎么组织时间结构问题,诸如约翰·凯奇(John Cage)的作曲方式,梅西·库宁汉(Merce Cunningham)的编舞方式,以及安迪·沃霍尔的长片制作方式,等等。显然,布鲁斯·瑙曼采用了与他们不同的思考方式,即作品在持续进行中的形象状态,即使观众看了走开,作品仍在继续。这就意味着作品在没有一个特定的时间段下,不断地重复、重复。在这个意义上,曹雨以一种戏仿方式表达了她与布鲁斯·瑙曼对话,从受《喷泉自画像》的启示,到演绎出自己身体乳汁喷射的《泉》。她把身体看作是生命的容器,具有无穷的能量和可塑的扩展性。“深窥自己的心,而后发觉一切的奇迹在你自己。”(弗朗西斯·培根)曹雨的《泉》依靠的是自己身体自然而然的状态,即她利用自己哺乳期的身体制造了一个颇具雄性色彩的喷泉纪念碑,当然这是短暂和临时的戏剧化的形式。尽管如此,但她又借用视频的循环播放,将短暂形象的状态转变成了永恒形象的存在。换言之,对观众而言,这件作品不需要他们一直坐在那儿观看,可以看一会儿,随时走开,它还会继续进行,因为它就像一个东西一样会一直在那儿,观众可随时回去观看。

事实上,曹雨的《泉》被看作一件生命雕塑,其释放的形象信息牵动了他者的情感波动,从细腻的肌肤、饱满的乳房,到挤捏乳房喷射乳汁的过程,再到渐渐乳房变得萎缩和干瘪。这是一个哺乳期的母亲的乳房变化。这一变化的形象给观者以内心波动,从内心狂躁不安,升华到情欲,再转变成伤感。像弗朗西斯·培根所说,“感官的愚弄正是感官的一种快乐。”因此,曹雨的《泉》不仅制造了一种身体的感官快感,而且建构了一种身体的情感交流。”

与《泉》紧密相连的是曹雨的另一件作品《艺术家制造》(艺术家本人的母乳,2015)。它是由许多像泥捏的手握型的泥块状的,呈现深褐色或咖啡色的干母乳组成。实际上,它是艺术家发现干燥的母乳在自己手心里攥得紧紧时,发现这种物质充满如此的母爱和分量。况且它还曾在自己身体上堵塞,既是疼痛的记忆,又是母性的爱,也是艺术创作的媒介。虽然它是富有情感的身体的排泄物,但它被艺术家聚合和转化成形而上的形式——交织着理性判断与意识现象、艺术经验与观者体验的复杂关系。

除此之外,曹雨还创作的《粒粒皆辛苦》(剩饭粒,2012年至今)是一件充满时间、过程和行为的观念作品,虽然她没有经历过“粒粒皆辛苦”时代,但她借用昔日蕴涵苦难的词语,以观念艺术的方式将每顿剩饭中的米粒用手揉捏一遍,用触觉感受物质,将揉捏过的呈黄灰色的米粒堆积成小山包的形式,以自己的身体与体验视觉化地诠释了“粒粒皆辛苦”的内涵。这件作品没有任何叙述的痕迹,唯独呈现出纯粹的抽象形式。作品无不隐含着自我与物质、时间与行为、过程与变化的关系。

类似的作品《画布 130408-130809》(布面漆油笔,180 × 180 cm,2013)也体现了曹雨这样的艺术逻辑与观念,她用漆油笔描绘布面上的每一根经线与纬线,由此得来的画面再现的不是其它图像,而是画布本身,从而使其产生无意义的意义。

曹雨以其独特的方法和理念改变了身体或物质之形态,建构了独特而个性的艺术语言,即她在艺术既定经验或惯例基础上进行大胆演绎和延展,从身体艺术和观念艺术中提炼出新的观念和形式,以探讨艺术中生与死、爱与恨、快乐与痛苦、时间与结果、意义与无意义的表现方式。她的这种实验态度,以去语境化的方式,剔除了那种带有说教式叙事的浸染,让身体或物质回归到纯粹性,以探究其观念、语言与形式的内在关系。也就是说,当身体/物质被转译和移位时,立刻凸显了其形态变化和观念意义。她的这种质朴美学自始至终由观念的力量所支撑。

2016/7/15于望京